

红屋顶





红屋顶

铁凝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红 屋 顶

铁 凝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)

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3 1/9 字数：43千 插页：7

198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3,800册

统一书号：R10157·201

定价：0.42元

目 录

一	大车里的小客人·····	1
二	姑姑要回村·····	7
三	烟卷的风波·····	11
四	意外·····	19
五	新情况·····	29
六	带拉链的书包·····	34
七	绿吉普·····	43
八	空座位谁来坐·····	53
九	“我还有个好妈呀!”·····	61
十	会下雨的飞机·····	71
十一	关键时刻·····	81
十二	朋友之间·····	89
十三	老朋友之间·····	96
十四	红屋顶上的钟声·····	103

一 大车里的小客人

小张庄离县城八里。

谁知道八里地有多远。大人要走，做顿饭的功夫就能走到；要是骑自行车，只需两袋烟的时间。但对于六、七岁的孩子来说，那就不一样了：迈起两条腿，呱哒、呱哒要跑老半天，可还得有大人领着呀！要是没有大人领着呢，就算你能跑得动，也只是个幻想。

就拿玉虎和小柱来说吧，眼下谁都没有碰上这种好运气。两个人常常站在村口，看着远处那座灰蒙蒙的县城，争论着那里的一切。

小柱望着轧花厂那根升上天的大烟囱问玉虎：“玉虎，你说它是在冲着天哈气吗？”

“什么哈气，你当那是个人呀？那是烟囱冒的烟！”玉虎说起话来，总象比小柱见过世面。

“烟为什么一会儿黑，一会儿白？”

这下玉虎也回答不上来了。不过他懂得怎样赶快岔开话题。

“你先别说烟，你顺着烟囱往下看。”玉虎朝远处一指。

小柱踮起了脚尖。

“看到了吗？”玉虎扶住他的肩膀问。

“那不是树吗？”

“你再往下看。”

小柱不说话。

“树下面不是有一片红房子吗！”玉虎终于憋不住了。

小柱放平脚跟：“我当那是红云彩呢！”

“什么红云彩！”玉虎很神气地说，“红云彩还能天天在飘呀？那是我姑姑的学校，红墙，红屋顶。”

玉虎以为小柱一定会相信他的话呢，谁

知小柱冲玉虎眨了眨眼说：“哎，屋顶哪有红的？我家屋顶是灰的，你家屋顶也是灰的，全村屋顶都是灰的！”

“学校才有红屋顶哪！”玉虎解释着。

“也不对，咱们村学校的屋顶也是灰的。”

“咱村的学校算什么学校，连窗户纸都没有，猪和学生一块儿作操。不信你去问问后街大胜勇，他是学生，他知道两筐草加上两筐草是几筐草吗？”

“你姑姑知道吗？”

“那当然。我姑姑连二百筐加二百筐都知道。”玉虎说。

“大胜勇小呀。”

“他上一百年也不知道。也，也考不上大学。”

“你姑姑能考上吗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

“那为什么？”

“就因为……”玉虎想了想说，“就因为她们的学校是红屋顶。”

其实，姑姑考大学的事，玉虎最清楚。去年考是考过，可没考上，现在又回学校上补习班去了。玉虎说的是今年。但玉虎的话倒引起了小柱对红房子越来越大的兴趣。当他眯起眼睛再向远方张望时，原来的红云彩现在真的变成了一片红屋顶。这下小柱就更加佩服玉虎了。

玉虎也不是生下来就知道城里有片红屋顶，红屋顶下面是学校。这一切都是他姑姑告诉他的。

姑姑叫杏芬，每星期回来，都要给玉虎讲点学校里的事。玉虎不光知道姑姑学校里的房子是红屋顶，还知道红屋顶上面还有一个小红屋顶。那是一座小钟楼，管上课下课的钟就藏在里面。钟声“铛铛”一响就是上课，再“铛铛铛”一响就是下课。不象他们村的学校，上课、下课都吹哨。有时候，没上学的调皮孩子故意拿哨在墙外一吹，大家还以为是下课了呢，撒腿就从课堂往外跑。老师再吹哨往回叫时，那些起哄的一个个都远远地冲着老师喊：“房塌喽，房塌喽！”

闹得学校上不好课。有一次姑姑送给玉虎一个绿书包，说要准备送玉虎去上学，惹了玉虎一肚子不高兴。他想：这难道也算是学校吗？

姑姑的学校可不这样，那是因为他们学校有红屋顶，红屋顶上有个钟楼。有钟管上课下课，谁再吹哨捣乱，也不会有人相信。

小柱朝红屋顶望了一阵，突然又有了新问题：“玉虎，那么小的房子，杏芬姑姑能进去吗？”

“房子一点也不小，我姑姑说，从这里看去，觉得它小，那是因为咱们离得远。”

“为什么离得远房子就小呢？”

“就因为离得远。”玉虎不耐烦起来。

“那么远的地方咱们能走到吗？”小柱一点也没发现玉虎不高兴。

“我姑姑说过，看得到的地方就走得到。”

也就是在这时，玉虎脑子里忽然闪出了一个念头：哎，对呀，为什么不进趟城呢？他一面想着，开始在村口转来转去，好象在

等着什么机会。

机会果然来了：那不是高兴叔的大车吗！车上堆着几个胖墩墩的大棉花包。大车刚出村口，玉虎一眼就看出，这一定是去县轧花厂送棉花包的。要是钻进大车里……玉虎的脑子突然兴奋起来。

真巧，大车一出村，高兴叔喊了声“吁！”车还真停住了。原来他扔下鞭子拿起桶，提水饮牲口去了。玉虎朝小柱一摆手，从后尾扒上车就往棉花包缝里钻。小柱这才闹清了玉虎刚才在村口转游的目的。他看看玉虎果真钻了进去，自己也顾头不顾尾地钻了进去。

腊月天，棉花包缝里真舒服，舒服得还有点发困呢。八里路，玉虎觉得象腾云驾雾，小柱却觉着象山摇地动一样。

二 姑 姑 要 回 村

玉虎的姑姑杏芬和同学巧珍，站在县中学门口等人。等玉虎吗？当然不是，她们又不知道玉虎挤到棉花包里进了城。那等谁呢？等一辆过路的大车捎她们回村。

杏芬和巧珍都是小张庄人，都是夏天高中毕业，都没考上大学，现在都在学校上补习班。

等着等着，杏芬突然对巧珍嚷道：“巧珍你看，那不是高兴的大车吗？”说着，大车已经跑到了她俩跟前。高兴吆喝住牲口说：“是你们俩呀，要回村？”

“要回村，就等你来捎脚呢。”

杏芬的话一落音，车厢里突然窜出一个小男孩的头，这是玉虎；紧接着又窜出一个，

不用问，这是小柱。

玉虎听姑姑说话，总觉得象收音机里的广播员那么好听，现在姑姑一“广播”，他趴在车里早憋不住了，咕咚一声从车上跳下来，抢先跑到杏芬跟前叫了一声“姑姑”。小柱也从车上溜下来，学着玉虎叫了一声“姑姑”。杏芬高兴地说：“哟，我当是个空车呢，敢情还有你们俩。玉虎，你们俩爬到车上干什么？”她替小柱摘下挂在耳朵上的一绺棉花。

玉虎光笑不说话。

小柱不笑也不说话。

高兴说话了：“是卸车卸出来的。我给轧花厂送棉花，卸着卸着，从棉花包缝里卸出俩活的来。我问他俩干什么，一个不说话，一个说要看看县中学的红屋顶。你看，他俩来了，你俩倒要回去。你们这是……”

“放寒假呀。看你买了大车真美糊涂了，才毕业几天，连放寒假的事也忘了。”

“你看我这脑子。”

“沾你个光行不行？心疼你的大骡子

不？”

“怎么文化程度越高越会讽刺人？
驾！”高兴笑着，轰起牲口就要走。

“巧珍，还不快上！”杏芬和巧珍搬起行李就往车上装。

杏芬一说上车，玉虎赶忙推了一下小柱的脊梁：“快看呀！”

“看什么？”小柱早忘了红屋顶的事。

“你说呢？”玉虎往学校门里一指。

小柱这才忽然想起了红屋顶，他紧跑了两步，扒着墙边儿向院子里望去，啊，眼前真是红彤彤的一片，原来红屋顶是红瓦铺的呀！看到红屋顶，小柱又忽然想起杏芬考大学的事，他跑到车前拉住杏芬的胳膊说：

“杏芬姑，你考上大学了吗？”

“没有啊。考上了还能站在这儿等着你喊杏芬姑吗？”

小柱看了看站在他旁边的玉虎，意思是说：你还说你姑姑能考上呢。

但玉虎并没有觉得怎么样，他想，我说的是今年。再说，反正我领你小柱看到了红

屋顶。不领你看看，你还以为根本没有带红屋顶的房子呢，指着红屋顶，硬说是红云彩。现在可好好看看吧。至于姑姑今年才能上大学，这有什么不好？敢情你不想我姑姑，我可愿意和我姑姑在一块儿，她会告诉你多少事情呀。

杏芬都坐在车上喊玉虎了，玉虎和小柱才又扒住车后尾爬了上去。

路上，杏芬净跟高兴说话，可巧珍净低着头发愁。高兴问杏芬去年差几分，杏芬说：“差一分人家也不要呀。”

“杏芬才差三分，可我还差三十多分。”巧珍半天才说了这么一句话。

小柱想：怪不得她净发愁呢。

高兴用鞭子紧轰着牲口，大骡子撒着欢儿一溜小跑。

玉虎回头看看，红屋顶又变得象一片红云彩一样了。

三 烟 卷 的 风 波

你们别以为玉虎和小柱一块进趟城，他俩就是好朋友。才不是哪。玉虎原来的朋友是后街的三牛，两个人换过玻璃弹球儿，拉过勾儿。后来三牛抽起了烟，玉虎才不跟他玩了。

小柱的朋友是谁呢？小柱的朋友谁也不是。不是他不想当别人的朋友，是别人嫌他笨，都不愿和他玩，还叫他假丫头。就说夏天晚上逮蛐蛐儿吧，别人在前面走，他总是在后面踩别人的脚。可当你真的叫他快点跑时，他却跟不上来了。前两天玉虎跟小柱玩，那是实在找不到人了。

自从杏芬姑姑回家后，情况又不一样了。姑姑送给玉虎一个作业本，一个蓝皮绿

字的作业本。每天，姑姑都要在上面写点什么，然后再让玉虎照着往下写。比如“一、二、三”呀，“人、手、刀”呀，“a、b、c”呀。所以，每逢小柱来找玉虎，玉虎总是朝他举起这个本子，不客气地说：“你没看我在做作业吗！”小柱想凑上去看看，玉虎却把本子朝桌上一扣说：“看你的手。”小柱低头看看自己的手，手是不怎么干净。他再偷眼看看玉虎的作业本，玉虎的作业本可是新的。这时他就再没有勇气看玉虎的作业了，也再没勇气叫玉虎出去玩了，只好倒退着出去找三牛去了。

三牛是谁？一听抽烟谁都以为是个大人，其实他才比小柱大两岁，今年九岁。你们别以为玉虎嫌他抽烟，就没人跟他玩，可不是那么回事。不知为什么，三牛身边经常有一群各种年龄的孩子，有和他差不多高的，也有穿开裆裤的。也许那是因为整个小张庄就他家有一台电视机，也许那是因为他有一条自造的领带，一副自造的墨镜。那都是从电视机里看来的。那领带虽然是从妹妹

的背带裤上铰下来的，可别人还不知怎么往脖子上系呢。三牛还有什么？带响的“手枪”，带套的“匕首”，棍子、棒子、绳子……“敢死队”有什么他就有什麼。他往当街一站，把手枪一拍说，他就是加里森。有加里森领头，还怕没人跟他跑！

现在，小柱在当街找到三牛时，三牛和一堆孩子正围着一块上马石审“俘虏”。那个四、五岁的“俘虏”站在上马石上，正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嚎啕大哭，可三牛还是举着枪向他比划着。他把枪口对准“俘虏”的脑门：“说，谁派你来的？说了就放你走，不说就地枪决！”说完又用枪刮住了他的后脑勺。

小柱一看三牛在审问人，扎着脑袋就往人群里钻。三牛扭头一看队伍又有了壮大，高兴地把小柱往前一推说：“假丫头，上去问问，谁派他来的？”

小柱正要磨蹭着往前挤，谁知后面挤进了一位老奶奶。她伸出巴掌朝三牛后脑勺上“啪”就是一下子，说：“孽障！都给我